

上海百态生活的折射图

——论东方蠖螈40年代的小说创作

唐丽君, 邓写焯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上海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外向型城市,它既向摩登的绅士淑女张开臂膀,又给传统的少爷小姐推开大门。东方蠖螈在4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以小说集《绅士淑女图》引起关注。本文对东方蠖螈40年代小说创作的分析,试图拂去张爱玲的遮蔽,凸显东方蠖螈个人化的艺术嗅觉。东方蠖螈挑选自己熟悉并易于把握的题材,偏爱上海都市婚恋的日常化叙述。都市青年男女的婚恋选择折射出中西文化的激荡和新旧生活的交替,既给人带来新的刺激与诱惑,又伴随着困惑与失落。

【关键词】上海;租界;都市;东方蠖螈;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1-0040-04

上海的租界化土壤孕育了一个充满西方都市色彩的斑斓世界,不能蜕去的传统外衣便成了现代化都市中一件不尴不尬的物品。上海尽管因混沌复杂、不中不西、不新不旧而遭到恶斥,但她却以宽广胸怀接纳了众多人群的个性差异。租界是民族耻辱的印章,给中华儿女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但也不可否认,西方式的文明却带动了古旧的轮盘,沉睡的上海一下转动了起来。二十世纪初期,上海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大都市,商业、文化业、娱乐业都很发达,在上海光环的照耀下,中国的其他城市便显得暗淡了许多。新与旧的视觉冲击,中与西的心理碰撞,当处在新秩序未确立旧规矩尚存的境况下,人有更多生存选择的自由,但相伴的也会增添许多难以选择的顾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见证了文化花园的短暂繁华景象,随着时代的变动,生活在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如流星般陨落,张爱玲、苏青、张资平、徐訏、无名氏等人一一沉寂,东方蠖螈也犹如一朵盛开的昙花,他的手表被定格在40年代。新时期当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把长期被历史掩盖的作家们挖掘出来时,东方蠖螈因风格与张爱玲相似而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无疑对挖掘东方蠖螈小说文本意义重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东方蠖螈的艺术个性。不可否认东方蠖螈确实是受到张爱玲小说的影响,他也曾坦言“四十年代初,我正入魔似地读着张爱玲发表着的一篇篇小说”。^{[1][52]}东方蠖螈和张爱玲对上海市民的百态生活都谙熟于心,张爱玲擅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境地作灵魂剖析,东方蠖螈则擅长对市民的生活作常态化描绘。东方蠖螈创作于40年代中后期的十来篇小说是他对熟人熟事进行的艺术化表现,

也是上海都市生活的人生风景图,琐碎的生活图景展现的是上海的魅惑力与迷失性的兼容,包容度与拒斥性的并存。

一 适得其所的安逸与追逐

上海是一个相对安逸的都市,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对年轻人有着一种吸引力。有人享受着大都市的奢华和便利,也有人承担着生活的艰辛与无耐,正如穆时英在小说中所说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而中上阶层人群才是上海都市的真正主角,东方蠖螈作为其中的一员熟知这类人的喜怒哀乐,他在小说中对这些人进行了描摹。东方蠖螈小说中的成亚丽、冯杰米(《春愁》)、金娇艳(《惜余春赋》)、伊莱、凤氏双胞胎、“我”(《花卉侍女图》)都是都市生活的追逐者与享受者。当然上海城市不能缺少他们,他们是其中的消费主体;他们也离不开上海都市,上海是他们生活的理想乐园。

成亚丽是一个典型的摩登女性,生活条件优越,有一个洋派的妈妈和一个开明的爸爸,颇具摩登家庭的风范。成亚丽以她独具个性的魅力引来男性对她的爱慕,她摩登却不从流,处处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她复古的刘海正是向都市大众女性的挑战,这却更凸出了她的前卫。她爱交际也享受着万人捧在手心的傲慢感,当没落旧家庭出身的贝信玉向她表白时,她断然拒绝。然而大商家出身的冯杰米对她的奉承却打动了成亚丽,她也被穿着入时、举止绅士的冯杰米所吸引。冯杰米是社交场上的花花公子,出身好,手段高,结交成打的女友。当然,冯杰米能在情场上如鱼得水,与他在都市中的财力和女性对理想对象的想象分不开,这是都市氛围中男女相互竞逐的游戏,青春是资本,物质是目

收稿日期:2011-10-18

作者简介:唐丽君(1985-),女,广西贺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标,爱情则成了奢侈品,玩得起的乐在其中,玩不起的早早退场另觅路径。

《惜余春赋》中的金娇艳是有着葡萄牙血缘的都市女人,一口流利的英语,不是传统意味上的美人,她所处的时代不早不晚,她偏偏被称为“美得有个性”。金娇艳没有一个同性好友,异性缘却出奇的好,一向自诩清高的留洋学生任季葑为获美人芳心宁愿告别自由的单身生活,步入琐碎的婚姻生活。上海是冒险家们的天堂,无论是职业还是婚姻,年青人都愿意投下自己的赌注,试下自己的运气。金娇艳是一个熟知赌场规则并按生活定律出牌的人,她在竞争激烈、金钱至上的上海没有做官的父亲,没有人口众多的望族,唯有一个自由选择婚姻的机会。在遭遇财力与能力、相貌与人品相当不错的任季葑的追求时,她慎重地使用了这次机会。丈夫的百般讨好和经济上的满足使金娇艳在半新旧的家庭里过得还顺畅,但在家打牌、下乡收租式的少奶奶生活金娇艳是不愿过的。她喜欢热闹的交际生活,众人把她捧上云霄,任家的旧式生活是束缚她自由的绑带,更何况她对自己的美貌很有自信力。战争打破了金娇艳的五彩生活,也打穷了任季葑的财力,更打碎了夫妻两的爱,最后金娇艳带着两行眼泪另嫁他人,到国外当起了少奶奶。金娇艳一直想过的是西方式的自由生活,其中不乏浪漫和奢侈;任季葑需要的是却是一个对自己现代对外人保守的妻子,不免带着几分强人所难。也许夫妻俩的追求都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当实际不符合预想时就会爆发战争。中与西的差异存在,新与旧的因素共存,必然是年青人道路上的一道难题。

上海的都市化与职业化为市民的业余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太太们的客厅便是有共同语言的人群的好去处。《花卉侍女图》勾勒的是一派现代都市生活的热闹景象,梅太太家的客厅向都市青年敞开,年青人在这里打趣着自己和别人的婚恋史和社交事。其中既有消磨时光的无聊成分,也不乏长辈与晚辈的温情和朋友之间的关爱。梅太太是客厅主人,善于与年青人打交道,并且乐在其中;戚假绿为人乐观、雅量大,经得起大家的打趣;伊莱是洋行里的女书记,收入丰厚,是一位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凤氏双胞胎是一对稚气未脱,却开始学着社交的贵家千金。学习工作之余寻求精神的另一种放松是一种需要也是时代的风尚,正如凤氏双胞胎与实际年龄相脱节的一身穿戴便是上海对她们进行过早社会教育的结果。鲁迅在散文《上海的少女》

说到穿戴时髦的女人比打扮土气的是要占便宜的,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少女会早熟,身体还是小孩,眼睛却长大了。

二 海市蜃楼的寻觅与消逝

城市的繁华喧嚣能激发人奋发的动力,也易让人浮躁不安,人对理想人生的向往是默默守护宁静之心的信念支撑。上海是一个让人容易做梦的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话,执着的人一心寻觅,消沉的人在梦想幻灭后悄然退场。东方蠓螈对年轻男女微妙的内心世界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刻画细致,爱情固然美丽,但在讲势利务现实的上海爱情更易沾染金钱与势力的尘埃。

《河传》是一首生活咏叹曲,也是一段爱情哀调。邬明蟾是中法混血儿,法国母亲无法融进父亲这个半新不旧的家庭,在明蟾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悄悄走了,明蟾是在父亲的无言之爱和后母的冷眼相待之下长大的。明蟾孤独的处境造就了她独立自主的性格,洋化的教育培养了她自由浪漫的品性。明蟾期望的是一个现代的浪漫爱情故事,她拒绝了文具铺小老板王约翰的追求,王约翰经济虽然不错但明蟾无法接受他土气的性格气质。在都市中生活是需要一些点缀的,英语是学生的点缀,服饰是女人的点缀,美女是男人的点缀,摩登与浪漫则是爱情最好的点缀。空军林宪和身上蕴含着一种温存中带有浪漫,雅致下蕴藏力量的气质,这是明蟾一直期待与找寻的。林宪和的爱是明蟾被淡薄的亲情遗忘和势利的社会抛离后的唯一安慰,但命运却开玩笑似的把明蟾捉弄了一回。林宪和在执行任务时机毁人亡,明蟾的梦被击碎,或许林宪和从始至终就没有以真实的面目出现过,明蟾看到的只是一个幻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童话。

《惜余春赋》中的任季葑对摩登女郎金娇艳的苦苦追寻及《春愁》中贝信玉对富家小姐成亚丽的满怀憧憬,与其说是窈窕淑女的魅力对君子绅士的吸引,不如说是现代男子追逐时尚之风使然。他们都欣赏都市女性的大胆奔放和独特前卫,但这是限于对外面的女子,正如小说中成亚丽的妈妈所说“男人呀都自私得要命,对别家人太太小姐可以讲摩登,对自己家里的,就是百分之百的顽固!”^[27]这话虽说有些过激,但不无几分道理。成亚丽对贝信玉坦言,她与贝信玉的来往是正常的社交并无掺杂其他更深的情意,只要有空她都会答应同其男孩子出去跳舞。贝信玉被当头一棒,在他心中之前的维纳斯一下变得面目可憎,矫揉造作了。也许变的根本不是维纳斯,而是现实中的维纳斯竟不似自己心

中所塑造的维纳斯那般可爱。

《春愁》中任季葑结束35年的单身生活与金娇艳结婚,既出乎亲朋好友的意料也合乎情理。任季葑留学美国,正是创事业的年纪,好的出身让他在三十五岁就坐稳了著名银行会计主任的位置。在旁人的眼里任季葑的生活浪漫、荒诞、太洋味,叫人想不透。任季葑拒绝众多闺秀出身的女子,“非得洋人的外表,中国小姐的心肝不可”。^[22]对任季葑与金娇艳走到一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东方蝓螭用了幽默不无讽刺的语言作了描摹,把任季葑喜欢交际与金娇艳美貌与洋气联系,用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金娇艳少了外国朋友以衬金娇艳选择半洋人任季葑的合理性。连年的战乱打破了任季葑为金娇艳制造浪漫的条件,这对摩登夫妻的离婚既是经济上无法维持原状的结果,更是两种隔膜的观念法调和的后果,于是两人各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精心打造的人生楼阁固然美丽,但有时候它也像虚幻的海市蜃楼,静观则赏心悦目,想要占有却终归徒劳。

三 进退维谷的彷徨与苟安

上海经得起外来文明的冲击,也承受得住传统文化的重压,但要在中西新旧间作出个明确的选择则是一道难题。沉浸在混杂的大染缸里是难以辨认色彩的,至于哪种颜色好看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欣赏眼光了。上海中西文化的交融与新旧观念的混杂,孕育了一批对西方文明有着自觉追求和徘徊与中西中间地带的人。有新的思想观念却不一定有同等的实践勇气和能力,意识到爱情与婚姻的割裂,那就在惶惑中暂求苟安。当然在爱情与婚姻的格斗场,势必要经过灵魂的一番拼杀与撕扯。东方蝓螭在小说中没有把人物躁动不安的灵魂摆出来作极端的解剖,而是让内心的矛盾在涤荡的生活画面里自然流淌。

《绅士淑女》中的含山面对傲慢新潮女性凤髻和朴素随和、工于心计的瑶台,含山选择了瑶台作为结婚对象。这是含山在追求凤髻受挫,瑶台董事务实的结果。凤髻是一根刺和一团火,含山想接近但又不能忍受刺和火的伤害;瑶台是一棵树一弯水,虽不雍容华丽却不失为一个舒适的家庭小港湾。含山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只是把对浪漫的向往与冒险的勇气深埋到平静勤俭的生活中罢了。《忏情》里严永汝与王圆珠可以选择自由恋爱却结不了婚,因为严永汝的父亲给他找了一个乡绅的女儿戚楚云。严永汝对妻子楚云的态度是“不是不爱她,永汝惧怕她,这一房媳妇,知书达理,有一个

好出身,清清白白,永汝与她比起来,没有一处是及得上她的”^[36],而在圆珠面前,严永汝倒可以显示男子气概和温柔体贴。严永汝处于有妻子但不是爱人,有爱人却不能成为妻子的痛苦深渊,说到底这也是由城乡两种文化存在隔阂所造成。

《花卉侍女图》中的“我”沉浸在绅士淑女精心酝酿的现代都市氛围中难以自拔,面对残酷的社会又不得不变得务实。“我”告别与伊莱的罗曼史后,与同事石承珍走到一起。尽管含山让伊莱看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可谓赚足了面子,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石承珍一针见血捅破他人性弱点及欠善解人意的个性是含山所不喜欢的。含山虽被承珍从罗曼蒂克的深渊拉出了半个身体,但谁又能说他与承珍相异的价值观念能磨合呢?

《牡丹花与蒲公英》更是上演了一出婚恋抉择的大戏,“一个男人在一生中至少碰到俩个女子,一枝牡丹花与一簇蒲公英”,^[12]但女人也同样会面临人生的多样选择。孟元芳是一个刚出大学的银行职员,工作辛苦无聊,一天他被一位盛气凌人、气质高贵的成熟女性顾客缪玉尖吸引,从此她们展开了人生抉择的心理战术。缪玉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她爱慕富贵的生活但也有自己赚钱的能力,她思想现代懂浪漫,但骨子里也存有几分传统气质中的温柔体贴。孟元芳和缪玉尖都深知不可能在一起,却也不愿意放弃这次短暂的罗曼史。最后孟元芳走进了勤俭朴素的施清芬为他营造的宁静小家。牡丹花雍容华贵,花中翘楚,回眸一笑,顾盼生姿,没有人敢摘下,于是老死在花瓶里;蒲公英满地蔓延,平凡易见,生命力强。

无论是现代人群还是传统人群,骨子血液里都夹杂着文化的多面因素,只是显性与隐性的力度彰显着不同的标志。过了爱做梦的年纪后,轰轰烈烈不如平静是多数人的心态。玄幻的都市撒下迷雾,彷徨的人们走入迷津,力求在困顿中的苟安。

四 无法逃逸的迷茫与失落

生活在上海这个巨笼里面,都市的空气既使人神清气爽又让人眩晕窒息。萧乾在散文《怀念上海》中就回忆了自己在上海经历的尴尬与辛酸,第一次经过上海就有种乡下人进城的自卑与失落,等到后来穿了一套廉价西装并带螺丝扣的蝴蝶结自我感觉洋气些了,却又因螺丝扣太松,在闹市上没走几步便脱落,“总之,那时每次经过上海,必得出点洋相”。^[4]当然萧乾回忆了自己尴尬的狼狈相,同时也缅怀了上海的老虎灶、茶室、盖浇饭等给他艰辛的生活增添些许甘甜的事物,笔墨充满了温情,

萧乾的上海经历是那个年代众多青年人的缩影。既不轻易拒绝你的加入,又不双手欢迎你的到来,一副不冷不热、可冷可热的面孔,这或许就是上海的魅惑力所在。东方蠹螭对游荡在都市中束手无策,精神上迷茫失落的人群进行了描摹。

《骡车上的少年》的瞿宏祖作为一名报社记者被派到南京采访,离开繁华喧嚣的上海,南京在瞿宏祖眼里是一片荒凉。等不到上海式的电车,瞿宏祖只好坐上一辆破旧不堪的骡车,想到父辈年青时风光游览南京时的情调,他内心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油然而生。瞿家以前在上海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望族,在战争中地位一落千丈,瞿宏祖深深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他放下身姿去谋职。瞿宏祖坐在骡车上如同在做梦,体验着两个异样世界两种不同的心理情愫。瞿宏对上海情感是复杂的,“他厌恶过的都市,离开了一天回来又嗅到了一段清新”。^{[3]96}瞿宏祖对都市文明的怀疑正如他对女朋友邬婉庄一番暧昧话语的不信任,新的价值观念颠覆了温柔敦厚的传统,人面对新旧价值的双重夹击。《春愁》中的贝信玉在享受都市带给他的生活乐趣,又承载着被新时代抛弃被旧家庭遗忘的悲戚。《河传》里的王约翰在偌大的上海经营起一家文具店,虽然有了一方立足之地,但他土气的打扮与气质却与都市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对自己的爱遭拒感到哀怨与绝望。如王约翰这类为生计拼搏的市民为都市的发展注入了力量,但都市给予他的却是自卑的感叹与追求不得的失落。

《忤情》中的戚楚云从乡下嫁到上海,与丈夫、

婆婆隔阂甚深。她在乡下为人处世的一套哲学放在都市变得不合时宜,她束手无策于丈夫与王圆珠的婚外情。传统的价值观念遭遇现代文明的阻拦,尽管生活在都市中,但戚楚云成为把上海当成自己的栖息地,为挽回婚姻被迫抛头露面于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市已违背了她固守的观念。上海的热闹繁荣,楚云插足不进,“她像站在玻璃前的一个灵魂,被玻璃景象挤了出来,手足无措”。^{[3]179}都市的迷雾有如一只巨掌,让人难以逃离。《花卉侍女图》中的“我”在梅太太的客厅对少女佩佩心怀好感,被她稚气的眼神吸引,“我”接近佩佩是想逃避成人的世界,回到幻想的童年梦里。但是佩佩对“我”的拒绝使“我”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成人的世界和少年的世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成了都市中的一个孤魂野鬼。都市是一个漩涡,未能找到一个支点的人 would 越陷越深,终至迷失。

上海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一幅绘不完的画作,它融汇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因子,接纳了性格各异的人群,上演了百态的生活剧。不管你喜不喜欢,上海都以坦然之姿敲响时代之门。对上海怀旧,是怀上海繁华之旧,更是怀上海斑驳绚烂的文化之旧。与其沉醉在个人无根无据的想象中,不如打开前人书写的作品进行一番遨游。中西文化的涤荡,新旧秩序的暧昧,上海这个相对自由化的现代都市为东方蠹螭打开了一扇文学之窗,东方蠹螭的小说却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幅旧上海百态生活的画卷。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李君维.人书俱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
- [2]东方蠹螭.绅士淑女图[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9.
- [3]东方蠹螭.伤心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张遇,王娟.老上海写照[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文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6]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 [7]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8]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 [9]曹聚仁.上海春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10]吴福辉.京海晚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11]李嵘明.浮世代代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 [12]李天纲.文化上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13]余之,程新国.旧上海风情录(上)[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
- [14]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15]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6]童志强,王宗义.上海百年文化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 [17]吴红婧.老上海摩登女性[M].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2004.
- [18]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下转47页)

表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大量的叠音词和双声叠韵词的运用,并借助巧妙的翻译技巧、创造性的表达手法,再现了原文关于声音、意义、形式等方面的审美。朱译最为忠实于原文,不仅有译意,而且能重现原文文本的意境,把原文的文采风格体现得相

当完美。通过比较,我们注意到,王译文本也能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但是在处理叠词技巧上、在体现原文的审美上就较为逊色。通过本文讨论,优秀的散文译文应该是选词用词能“准、美、精”,它们也是译文审美的重要标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智.情融意境,神形逼真——析朱纯深先生译文《荷塘月色》[J].中国翻译,1998,4.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nglish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Moonlight Over the Lotus Pond

LIU Zhi-hong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Moonlight Over the Lotus Pond by Zhu Ziqing shows plain and graceful linguistic features with remarkably appropriate diction, in particular, the employment of many reduplications, alliterations and assonances.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vision of aesthetics in translation,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an excellent English version achiev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s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origin by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ose words in two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Key words: Reduplications; Alliterations and Assonances; Translation Text; Aesthetic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3页)

The Refraction Diagram of Various Lives in Shanghai

——On Dongfang Didong's Novels in the 1940s

TANG Li-jun, DENG Xie-han

(Chinese Depart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Shanghai is an all-inclusive and export-oriented city. It not only Stretches its arms to modern Ladies and Gentlemen, but also opens the gate for traditional young miladies and signorinos. Dongfang Didong appeared in literary world in the 1940s and he was concerned with a novel collec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thesis tries to highlight Dongfang Didong's personal art smell which was covered by Zhang Ailing. Dongfang Didong chose the subjects that he was familiar with, and he preferred to describe those young people's marriage living life in Shanghai. New stimulus and temptation, confusion and loss were brought by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nflict at the turn of old and new times, which was refracted by the urban young people's marital choice.

Key words: Shanghai; Concessions; Urban; Dongfang Didong; Novel

(责任编辑:张俊之)